

“善国”之“善”与善文化

朱绪龙

那么，何以能成为“善国”？孟子的时代，乐崩礼坏，王道衰落，各国统治者，对外弱肉强食，杀人盈野；在国内则横征暴敛，“为富不仁”。孟子认为，百姓为了生存，被迫铤而走险，“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这是统治者坑害百姓、使社会不得安宁的根源。要解决这种社会矛盾，必须实行“仁政”而废止暴政，孟子几乎每到一国对此都有深刻阐述。仁者，善也；仁政，也即“善”政，这是儒家，尤其是孟子处于中国社会第一次大变革时代所提出的最高社会理想的核心。如何实行仁政呢？首先统治者须“恭俭礼下”，成为“仁人”和“贤君”。孟子所以对文公“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并以良药苦口的比喻勉励其效法周公、文王，就是在治国理念上，要践行“性善论”，即从善良的人性出发，国君要成为尧舜和周公、文王那样爱民如子的“贤君”，各级统治者要做宁可“为仁不富”的“为民父母”。这是行仁政的思想基础和关键。第二，“取于民有制”，制者，制度、限制也。在农村和都城分别实行“九一”和“什一”税制，防止凶年不顾百姓死活依然按常数收税，减轻百姓负担，并以较为合理的“助法”规定下来。更主要的是恢复井田制，这是仁政的基本内容和制度保证。孟子的时代，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百姓失去“恒产”。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百姓就会安居乐业；“无恒产者无恒心”，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孟子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实行仁政必

须从重新丈量土地，划分地块，明确井田的边界做起。“经界不正，井田不均”，暴君污吏为了谷禄的多少，就会乱变田界；“经界既定，分田制禄”，就不会擅自变动，小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得以保证。第三，兴办庠、序、学、校，发展教育事业，教民“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以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加之因为“乡田同井”，整个社会便可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既等级分明，又和谐相处的良好风气。

上述几个方面，即当权者的善心善纳，土管税收的善制善行，意识领域的善兴善教，社会世态的善化善风等，既是孟子鼓励滕文公实行“仁政”的基本措施与内容，也是对滕文公构建善国的建议与内涵。“闻君（滕文公）行仁政”，周围国家的百姓纷纷“移民”于滕，有的还带着农具来滕“安家落户”；而来访者也络绎不绝。他们称赞滕文公“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甘愿做滕国一子民。滕文公赠给他们住所，使之“安居乐业”。这些移民们，比如楚国的神农学说信奉者许行及其徒弟数十人，宋国陈良的弟子陈相及其弟弟陈辛，他们在滕国相见时“大悦”，甚至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学派主张，足见其对滕国的生活感到满意。至于来访的墨家学派的夷子等人，听孟子的介绍后，都心领神会，满意而归。这些记载，证明了滕文公不仅接受了孟子行仁政、建善国的建议，而且卓有成效。令人慨叹的是，从孔子到孟子，

每到各国都劝说国君实行仁政，但查阅《论语》《孟子》记载，没有一个国君接受他们的建议而行之。正如明代湛若冰在《吊文公祠并序》中所言，“当战国之末裔，风靡靡而波荡”，仁义为迂，功利为长”“王道衰矣”！而滕文公，“以藁尔之壤，挺然之身，独当仁而不让”，“战国之君唯公一人”。如此看来，滕文公是采纳孟子仁政建议而行之的唯一国君，滕国也因此成为仁政治国的唯一试验田而成为善国。

一定的区域，一定的政治经济，产生一定的文化。滕国是历史上唯一行仁政的“善国”，善文化亦由此而产生。虽然由于处于“时势之末”，善国之“善”，未能行之以久，其国家也随之淹没在大国混战的历史洪流里，然而，善国文化不会被淹没和冲走，也即文公打造“善国”的种种举措及其内涵中的“善”字，不会被冲走，因为它们留在代代相传的观念里，镌刻在《孟子》不朽的文字里，这些观念和文字，从滕国散布开来，千百年来，辉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为善、兴善、行善，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显然，滕州是善文化唯一性的源头与发祥地。这是老祖宗赐予滕州人的历史遗产与光荣。而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也是唯一性的——即与有识之士一道珍视并弘扬以滕文公为代表的善文化遗产，以及以孟尝君为代表的薛文化遗产等，因为它们不仅镌写在正统权威的历史典籍中，而且“活”在地面地下遗存里，更因为它们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无可争辩的唯一性。

让柳琴戏唱响古滕大地

——记枣庄市政协委员、滕州市柳琴剧团副团长孙作建 特约记者 王银 郭济登



听说滕州市柳琴剧团在2014年演出了500场，走在全省文化下乡活动中的前列，不论是在滕西的微山湖畔，还是在滕东的莲青山下，到处都飘荡着他们的歌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滕州市柳琴剧团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群众基层中。近日，记者走进滕州市柳琴剧团，并采访了该团业务副团长孙作建先生。

谈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柳琴戏的，孙作建介绍说，他从小就喜欢柳琴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考入了柳琴剧团。“那时候我才12岁，考入剧团后，拜王传玲、王传亮等大家为师。”

记者了解到，王传玲、王传亮是国家一级演员，连续多年被评为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老师们很喜爱我，对戏曲又很入迷，手把手教会了我唱各种柳琴戏曲曲。”孙作建介绍说，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先后在《山乡锣鼓》、《墨子与鲁班》、《兵头将尾》、《驴王嫂》等剧中担任角色。

多年来，孙作建潜心跟老师学艺，他为人热心、办事公道。2010年起，孙作建担任滕州市柳琴剧团业务副团长。谈起演出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时，孙作建动情地说，2010年4月15日晚，由滕州市柳琴剧团编排的大型历史柳琴戏《墨子》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演出，观众如潮好评。

谈起今年的文化下乡活动时，孙作建说，“由滕州市委宣传部、滕州市文广新局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当我在基层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更加坚定了我把艺术永远献给人民的信念。”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滕州市柳琴剧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绩，相继被评为枣庄市和山东省先进剧团、全国服务农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成为了滕州对外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

采访就要结束时，孙作建拿出了他的《枣庄市政协委员述职报告》，他说：“柳琴戏是枣庄、滕州的文化品牌，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把柳琴戏发扬光大！”

棋趣之外赏棋联

牛锐

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及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推广普及，我们传统的娱乐方式“纸上大声声”的象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与痴迷。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将”、“士”、“象”、“车”、“马”、“炮”、“卒”以及“楚河汉界”等都有着深厚的意蕴。自古以来，不少名人文士将下棋作为一种斗智斗艺的文体活动，并在博弈之时撰联书怀。这些棋联内容深邃，读起来更是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与黄庭坚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纹枰对弈。一次在松下弈棋，偶有棋子落于棋盘上，苏东坡脱口吟出上联：“松下弈棋，松子偶随棋子落”。黄庭坚看见对面江边有一渔夫在柳树下垂钓，灵机一动，便对出了下联：“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对得天工整，情景交融。据说南京明朝故宫有一副咏围棋的题联：“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与此联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莫愁湖畔胜棋楼上一副对联：“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王侯事业，却如一局棋枰”。这两副对联都把弈棋与社会变迁、王朝兴替联系起来，犹如历史老人的声声慨叹。

在南京莫愁湖畔，有一座“胜棋楼”，相传是因为朱元璋与大臣徐达常到此地对弈而建，并由此而得名。后人为了该楼撰写过很多对联，不少为棋联佳作。其中一联为：“钟山东峰，长江西来，地势壮金陵，登斯楼也，喜政局掀棋，一着棋高凭国手；雨花南屏，清凉北倚，天安紫塞，忆彼美兮，注波光云影，千秋旨胜重华封”，此联皆以棋局喻世事，寓意深邃。另一联曰：“世事如棋，让一着不为亏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客人”，此联是以下棋告诫人们，要胸怀宽阔，如海纳百川一样。而“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王侯事业，却如一局棋枰”一联，则道出了中国象棋与世事人生的关系。

我的妈妈——“山村美容师”

木环卫

我的妈妈是一位伟大的“山村美容师”——环卫工人。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长满老茧的手显得那么坚强有力，一身橙色的衣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我喜爱她。因为她不仅用甘甜的乳汁哺育我成长，而且还用长满茧子的手，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每天做着相同的工作——清扫垃圾，默默无闻地为人类无私奉献。每天当我们正在熟睡时，我的妈妈已迎着第一缕晨曦，带着灿烂的笑容奋战在大街上，拿着大扫帚在脏兮兮的地面上扫来扫去。你听“沙沙沙”的声音多么像动听的音符。被妈妈扫过的路面，又是多么得干净。

我赞美她。因为她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你看，她有时蹲、有时站、有时用小铲子或用手刷子仔细地除掉每一片污垢，从不放过每个角落，从不落下一丝灰尘。是妈妈这种甘愿吃苦忘我的劳动，为山村除垢布新，才有了这清新优美的环境。在妈妈的影响下，我只要看见丢弃的饮料瓶，总是很自然地捡起，扔进标有“可回收垃圾”的箱子里。在她和她的工友们的劳动下，我们这儿干净平整的水泥路，清新的空气，宜人的环境，彻底取代了以往“垃圾成堆，蚊蝇乱飞”的脏乱现象。我由衷地赞美你——可敬的妈妈！

我崇敬她。因为她的工作是平凡的，平凡的无人知晓。然而正是这平凡的地和她的工友们，不知有多少个冬天被汗水浸透了的棉衣变成了冰甲；夏日被雨水淋透了的衣服紧贴全身，可妈妈从不叫苦，从不叫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灰尘留给了自己，把干净和优美奉献给了山村里的人们。亲爱的妈妈呀，你在这平凡之中孕育着伟大，正是这平凡的工作蕴含着光荣……

杏花村，我美丽的故乡

王斌



树，你虽为草木，寿命如此之高，人虽是万物之灵，却没有长生的秘诀，可怜我正值青春年少，却身染重病，实乃悲哉！哀哉！”这时候忽然听得脚步声，从树后走出一个长者，仙风道骨，鹤发童颜，双眸炯炯有神，手中托着一个黄杏，只见这个黄杏金光闪闪。这位长者与颜悦色地对书生说：“我劝公子切莫悲伤，我观公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言语吐必是满腹经纶定金榜题名，鹏程万里。你每日饭后食此杏一个，一月后病必痊愈。”说罢便将手中之杏交给了书生，此时书生正想吃个杏解渴，深施一礼，双手接过这个黄杏，掰开后取出杏核，放在嘴里，谁知那杏还没有咀嚼，便化了，如蜜如乳，如酥如饴，只觉得五脏滋润，六腹清爽。书生心花怒放，高兴地说：“妙哉此杏，莫非神杏乎？”

只听长者捋着齐胸的银须笑着说：“我观公子福相，前程远大，必是翰苑英才，三年一次科考，时机万万不可错过，我送你黄杏一筐，你可边走边吃，此杏即可治愈你目前之疾，又可增寿阳寿。”书生听后，十分感激，施礼告别老人，与书童启程奔赴京城。一路上书生遵照老者的嘱咐，每饭后食一杏，病情一天天好转，行至京城病已痊愈。此时的书生只见筐里还有四个杏，他再也舍不得吃了，吩咐书童好好保管。

书生发奋攻读诗书著华章，转眼

之间考试的日期到了，他想起老人的话，信心百倍地进入考场，结果得了头名状元。当朝天子爱才，见书生英俊不凡，便将公主嫁给书生。洞房花烛之夜，书生命书童将杏花村老者送给的黄杏拿出两个与公主品尝。虽然公主在宫中尝遍了稀珍佳果，但她总觉得没有一种果子能比上滕县杏花村的杏甜如蜜的滋味。这也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缘故吧！第二天，他们将留下的两个黄杏献与皇上和皇后，皇上和皇后吃了都赞不绝口，皇上说：“杏乃百果之宗，此杏乃杏中之优，美哉此杏！”皇后说：“真乃天生甘露，不可多得！”

据传说书生后来锦衣还乡时，不忘救命之恩，特地来到滕县杏花村寻找那位老者，谁知找遍了周围所有杏园，也没有找到那老人。当地人告诉他，那位长者就是“杏仙老人”。这位新科状元听后似有所悟，在当年的那棵老树下烧了三炉香，三拜九叩而去……

随着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昔日的杏花村旧貌已被高楼大厦所代替，全国十大市场之一的杏花村干杂海货批发市场已从杏花村旧址迁出，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不管住在哪里，人们总是难忘杏花村，更难忘这神奇而又优美的传说……（作者系知名作家、华东乡土文学作家协会主席）

双庙村甘露寺

倪培石

“八月桂花五月开，婆婆筠影洒亭台。千年古刹城中隐，信众芸芸拜佛来。”这优美的诗句虽然描绘的是别处甘露寺的美丽风景，却与刘世喜老人描述的双庙村甘露寺的情状完全吻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双庙村甘露寺的秀丽风景和宏伟景象。

甘露寺建庙至今，历经多次重修。现存的6通庙碑，均为重修甘露寺记事所立。一通立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碑文已漫漶不清，但不难看出“同治七年重修”的字样。一通立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至光绪戊戌又数十年矣，楼阁殿宇渐就倾圮，禅师澄安固叩恳附近善主散单募资，欲将庙宇更新……”（标点为笔者所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此次重修的时间和经过。一通立于民国二十三年，清晰而且详细地记载了重修甘露寺以求“风雨调和，物阜永履”，表现了村民祈求风调雨顺，物盛民丰的愿望，为研究、考证甘露寺及相关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另三通为2002年至2008年再修甘露寺所立。

据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将寺庙连同30余亩苗地收归国有，在此兴办了国营苗圃。文革期间，前后大殿都被拆除，一条大道又穿庙而过，甘露寺完全废弃。2002年，双庙村及邻村村民、各界爱心人士自发捐资重建甘露寺。由于原址一部分被道路所占，一部分被占用，无法在原址修建，只好在原寺门南面缩小规模，修成现在的甘露寺。

原甘露寺南面的“槐抱榆”古树，至今也没能回归寺院之中。这棵奇特的“槐抱榆”据说已有千年树龄，有唐朝秦琼勒马看古槐之说，其主干直径三米多，树围粗至五人合抱不拢。古树中空，在空腹中长有榆树一棵，与古槐盘根错节，融为一体。只可惜有些人不重视文物保护单位，苗圃被出租于现在，由于缺乏养护加之人为毁坏，现在只剩下枯株残枝了。

双庙村东的关帝庙，在1937年被侵华日军毁坏。幸好关公神像被当地村民保存下来，可一直无处安放。最后一次重修甘露寺后，只好放到甘露寺中，与观音菩萨并列，

形成了现在的模样：一座狭小的庙宇中供奉着观音菩萨、关公、土地诸神。

双庙甘露寺是滕州现存不多的寺庙之一，蕴含着滕州历史上丰富的佛教文化和关公文化，但愿我们保护好这些难得遗存的民间文化古迹，让今日的滕州人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孟子》一书，是构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权威性的“四书五经”之一，今天滕州人应为之自豪的是，在这部正典的典籍里，有幸记载着两千年前滕之称为“善国”的源头——那就是《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孟子对当时尚为世子的滕文公所言：“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这里要理清两点：一是何谓“善”国，二是如何能成为“善国”。

先说前者。“善”，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吉祥”，引申义颇多。诸如现代用作形容人的本性常与“恶”相对，是为“性善”，即“善良”、“仁善”等，形容事物属性常与“坏”相对，是为“好的”、“完善的”之类。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并对滕文公“道性善”，此“善国”之“善”理解为“善良的”或“仁善的”也未尝不可；但从孟子在此的整体论述来说，这里的“善国”，应有宽泛的意义，理解为“好的”，或“完善的”国家更准确，而这种理解也涵盖了第一种含义。这是从字面上理解善国之“善”，下文还将进一步探索其内涵。

我的家在滕州杏花村。参天大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我小的时候，对家乡这富有诗意的杏花村名字很感兴趣，常问父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老人们说：“俺也是听上辈老人说，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当时的先民们携妻带子来到这里，正值阳春三月，遍地杏花树，春暖花开，微风拂拂，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从此，人们养子生孙自起名——杏花村。”

据资料表明，先民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大移民时迁滕县城杏花村。追溯其名，还有一个美丽的传



滕州市双庙村因有两座庙宇而得名。这两座庙宇，一座是甘露寺，一座是关帝庙。

据甘露寺现存碑文记载，现位于滕州市龙泉街道办事处对过的双庙村，始建于公元1260年，原名紫檀村，因村东有关帝庙，村西有甘露寺，故更名为双庙村。

甘露寺历史悠久，始建年代现无文字记载。2014年11月13日，笔者造访甘露寺，在狭小的寺庙内，现年75岁的看庙老人刘世喜说：“原来的甘露寺面积很大，分前后两大殿，以现在青啤大道为界，路南是前大殿，路北是后大殿，占地面积约4700平方米。”据老人回忆，原寺庙内有5通古碑，最早的一通于乾隆年间建立，详细记载了甘露寺的建庙日期、庙产及僧侣数量，可惜现已遗失。